

李地主 (四)

李靖森

接上期 智救艾思奇

被人们誉之为“大众哲学家”的艾思奇，原名叫李生萱，但多数人都把他的笔名“艾思奇”误以为是原名，也就习惯以此称呼他了。他是云南腾冲人，蒙古族后裔，1910年生于云南腾冲和顺李家大院，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他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著作有《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他的哲学思想，曾照耀过大众走向革命之路，也曾使一代伟人为之折服，他将哲学从神圣的殿堂走出去，成为芸芸众生的思想武器。

李沛阶与李生萱虽同姓，但并没有亲戚关系，只因两家是世交，有着几代人的师生情谊，且艾思奇的父亲李曰垓就是他的老师，两家还曾处过邻居，故交往很一般。

1923年，在讨伐袁世凯时任护国军总司令秘书长的李曰垓受到军阀唐继尧的排挤，全家被迫迁往香港。由于香港生活昂贵，艾思奇于1925年回到昆明，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插班读二年级。当时省立一中是云南学生运动的策源地之一，有“青年努力读书会”及宣传新文化运动的刊物《滇潮》。艾思奇深受影响，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斗争，并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还担任《滇潮》的编委，经常撰写反帝反封建的文稿。此外，他还是一中义务夜校的训导主任兼教员，所教的大多是工厂的工人和穷苦人家的失学子弟。

艾思奇从事的活动引起了当局的注意。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昆明学生掀起抗议高潮，积极声援北京学运，当局决定镇压，而艾思奇才年16岁，也被列入了抓捕的黑名单。李沛阶获悉此信息后，迅速找到老师的侄女李翠红，一同往小绿水河巷老师家报讯。快到巷口时，李沛阶机警地发现情况反常，有三三两两打扮成不同职业的壮汉在游动，分明是便衣特务在蹲守。这一情况说明艾思奇尚未到家。李沛阶当即低声吩咐小翠红，提前在艾思奇回家的必经之路等候，并交代她转告艾思奇，万不可返家，迅即到春茂和商号谢耀南家躲避，一切事项静候他的安排！为避免特务起疑，故意提高话音向翠红说：“你到大伯家，把那瓶玉溪酱油拿来，今天回家做卤饵块吃。”翠红会心的应声朝另一方向走去。果然如他所料！艾思奇才得以先到商号避险，而李沛阶则按计划镇静地走到巷口。有便衣过来盘问“姓什么？”，“鄙人姓赵”，“来干什么？”，“我就住巷里，刚上街回来。你们找谁家？”，“走你的！”便衣不耐烦的赶他走。他进入巷里闪进老师家，把生萱的处境和外面的情况简要向师母寸福宽述说，在安抚老人家的同时，迅速帮着收拾有可能被军警作为物证的材料、手稿等，捆紧藏匿在屋顶瓦楞斜沟中。军警果然来搜查，一无所获。

随着李沛阶的侄女——20岁的小学教师、共产党员赵琴仙被杀害的消息见诸报端，白色恐怖益加严重。艾思奇在商号谢家躲避不久，主人谢耀南也敏锐发现，时常有一修鞋匠在门外走动、吆喝，且从鞋匠的双手来看，没有丝毫该类职业人的痕迹，显然当局已有怀疑。李沛阶当机立断，与寸福宽商议，将艾思奇转移至小南门南昌街自己家里，那儿较僻静，待风声平静再说。经反复斟酌，李沛阶决定于下半夜，与艾思奇、李翠红一起化妆成赶火车的出门人，并叮嘱遇到盘

查别吱声，由他来应对。当接近近日楼时，值班军人一声吼“什么人？”，“老总，我们是赶火车去个旧的。”李沛阶不慌不忙高声回答着继续往前走。困倦的军人见他们提着箱子不慌不忙的走路也就懒得盘问了。

李沛阶为艾思奇的避难，做了周全的考虑。他让艾思奇住在家中一间可通往外山墙的屋，这间屋有块可掀开的活动地板，下面有地下室并可经暗道通往院外；紧急情况时就住地下室，双方联系以敲墙上的钉子三下为号。

这样的暗室设计，原先是他防盜匪用的，如今派上了用场。李沛阶安慰艾思奇耐心隐蔽，安心读书，等到老师从外省回来，凭他老人家的威望，总可以解脱困境。而实际的政治形势却越来越糟。艾思奇就这样在此躲避了约半年之久，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相继被捕，不经法庭审讯就被杀害的情况时有发生。经李沛阶与师母寸福宽商议，并与在苏州的老师李曰垓以及在南京东南大学的大哥李生庄取得联系，计划让艾思奇乘滇越铁路火车到越南再去南京大哥处，由大哥照看他。问题是怎样躲过警察和便衣的检查？

终于有了出逃的最佳方案和机遇。李沛阶夫妻在教会有位交往多年的老朋友，是英国牧师，他正好要带儿子前往香港，途径越南海防。李沛阶的华南贸易公司也曾帮过他的忙。牧师爽快允诺沿途给予关照。艾思奇则化妆成他请的家庭教师。那时的军警，对洋人都敬畏三分。

在李沛阶的策划和牧师的机智应对下，艾思奇有惊无险地渡过了他革命航程中第一个险滩。

解放后，两家有书信往来。艾思奇曾作画送给许岫岚留作纪念。画的是一幅雄鹰和母鸡、小鸡。

解放后的李沛阶先生

自1949年12月9日云南省起义到改革开放约30年里，中国大地政治运动接二连三，人人自危。与桃源新村有关的知名人士，几乎无一幸免。人们的亲密关系也都人为的疏远，互不往来，唯恐摊上什么事或触及别人的痛处。

幸存下来的友人们，自然也都在关心着凶多吉少的李沛阶先生。土地改革这一关都说他难得过去，更别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了。

1、土改中的李地主

土地改革对他来说，是道难跨过的“坎”，稍有差池，处境就有天壤之别。为了土地问题他确实遇到了许多麻烦事，破了不少财，但他本人几乎没有直接到过农村与农民面对面，倒是他的夫人和女儿都去直接面对过。



勤劳且爱洁净的罗妈妈，依旧贫困着。照片是1986年在她家柴院，向我母亲倾诉她们母女俩几十年来的冤屈！

与他的幸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家初到农村时，住獭密珠村。老房东罗妈妈，就“背时”透了！她被错划挨批斗，要她交出—

定数量的财物，不得已还到我家求助。

也就是那次罗妈妈来我家求助，我母亲才知道了，实际上李沛阶的妻子李太太许岫岚也挨批斗了——“李太太和我跪在一起，还没斗她就吓得晕死过去！”罗妈妈如是说。

她说得没错，确有一番情景，并且是直到“斗争大会”结束了才苏醒过来。那些恶狠狠的批斗地主的农民也都认为她是被吓坏的——细皮嫩肉的城里人哪经得住贫下中农阶级斗争的强大阵势！

其实他们不知真情。

李太太是位虔诚的，有着坚定信仰的，也可以说是有着深厚“道行”的基督徒，内心十分的淡定。因为她深信仁慈的主的光环，会时时笼罩着她，即使受到皮肉之苦，那也是主的意志和对她的考验。与耶稣基督为了众生所受的苦相比，算得了什么？况且她被揪去前，见过世面的李沛阶事先就对她做了心里辅导。因为他自信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农民兄弟的事！让她放宽心，只要坚持，这个坎总会过去——“他们的目的就是为要钱款”。

那次斗地主是在一个祠堂里。当地农民大都有抽水烟的嗜好，因此一个个捧着云贵地区特有的竹制水烟筒来参会，既是斗争会上几个唱主角、声嘶力竭厉声批斗的“勇敢分子”助威，也是借此机会吸烟过过瘾。在烟雾缭绕挤满人群的祠堂里，除了批斗地主的叫骂声，阵阵口号声，就是此起彼伏咕噜噜的水烟竹筒声。

而人们有所不知，李伯母对云南的烟草有着特殊的过敏反应，哪经得起污染如此严重超标的熏燎，还没等斗她，就早已晕厥倒地，直到斗争大会结束，烟雾散尽方才渐渐苏醒。醒来的她，听到的第一句话是：“回去告诉你家先生，快把钱款凑齐给交来！”

李伯母这番独特的挨斗经历，大概也是全国斗地主的唯一。她之幸运，能说不上帝护佑的独特方式之例证么？

据他女儿李兆恩回忆，不知为什么，一次是由她替家里出面到农村应对。那时她上中学，在政治上还懵懵懂懂。而奇怪的是，那次由于子女出面应对的还不止他们一家，其中就有起义的原云南省主席卢汉的亲属。李兆恩还记得，佃户比较优待她，还给她做了好吃的“农家饭”，睡觉也让她睡床上，而那几位在别家住的都是打地铺。第二天上午，农民为了戏弄这几位没下过水田的城里少爷小姐，让他们赤脚下田踩泥水。水冰冰凉，东歪西扭站不稳的几个孩子出尽了洋相，她却头一次感到了脚底板又凉又痒痒又滑溜溜的好玩，竟然忍不住“咯咯咯”清脆地笑出声来，引得围观农民开心大笑。只听得一位老农开口“算了，算了，莫造孽了！”……

最后，也是让李兆恩带话给他爹，快把钱交来就没事。

幸运的是，我们称之为“李地主”的李沛阶先生，在土改中的成分，最终划为“工商业者”。

他能获得如此的定位，有多种解读的版本。

一说是“他虽有许多土地，但他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是靠他的工商企业，而非剥削雇农。”；另一版本是“有人递过条子——‘没上面批准，谁也不许动李先生’。”，甚至说条子是时任云南省主席及管制委员会副主任的云南人周保中。因为李沛阶的侄儿李兆熊牺牲于东北抗联，而周保中时

任抗联的指挥。还有说因为他搭救过党的干部……但质疑者认为，给共产党做过大好事的人多了去了，可结局比他糟，甚至丢了命，尽管后来又给平了反。也有版本说因为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上帝特殊关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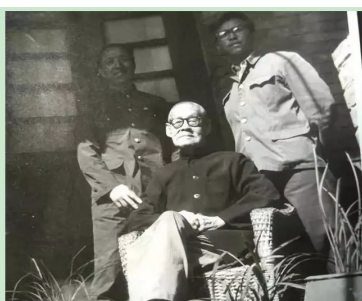
依我看，是各种版本的有利因素促成了他的好运。

2、并不平凡的日子

正应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之说，在解放初期，1950年他担任了巡津街群众组织负责人，后又调到第五区办事处任负责人。他还以工商业者的身份，作为特邀代表，出席过昆明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并担任过昆明市不动产评议委员会常委、昆明市第五区调解委员会主任委员、昆明市第五区税务局局长。六十年代，还受税局委托，担任好些年本街区房地产税的征收员，以至后来任的政协委员。

1950年，昆明开展“清特反霸”运动，街区成立了治安大队，李沛阶在巡津街甘美医院附近，凭他青年时代练就的拳脚，只身搏斗、擒获公安局通缉的反动分子张某，自己身受轻伤；他还协助过公安局缉拿多年隐藏的要犯。

1986年，我和哥哥去拜访他老人家，问起他为什么后来不在公安局了。他说：“那种地方呆不得呀！”原因是，去求他帮忙的朋友太多了。说这可不比解放前，那时不管是谁只要有求于我，我都尽力而为“多个朋友多条路么！——咯huo?（昆明方言‘是吧？’的意思）”，“现在不同了，事先就确定了‘框框’，要你划清界限、站稳立场！”、“搞不好自己也折进局子里了……，帮不得呀！”他挺无奈。



这是我三哥和弟弟去拜访李伯伯时留影

3、心底无私的农艺高手

这次拜访，我们更加深了对他的认知。原来李沛阶先生还是位有名气的农艺高手。他对果蔬栽培、花卉园艺都特别痴迷，尤其专注于品种的改良。

他少年时代就进过农校，无论迁居何地，他家屋前房后必种蔬菜和饲养禽畜，十分投入地探索。

他购置的桃源新村那几百亩地，原本就是要用来实现建立一个梦寐以求的实验农场，扩大探索的规模。但得知了学者们想建立疏散基地的信息，以抗战大局为重，义无反顾地改变了初衷。

他的爱好，尽管只得在小范围里“小打小闹”，但他的执著与勤耕，成果还是接二连三，知名度见长，且他的新品种在日后都派上了用场。

1948-1950年他曾应聘过昆明华侨裕丰农场农艺技术员；1959年5月，云南大学生物系动物专业组为水产机构饲养古巴牛蛙，为了尽快地解决适应环境和大量繁殖问题，还派人来与他切磋求教，有效地解决了一些技术操作问题；1960年曾任水产公司及蔬菜局的水产、禽畜试验场技术辅导员。

三年困难时期，他更是发挥了特长，积极种植他培育的早番茄、广芥蓝、大型改良的白菜，都无条

件地供给300多人的群众大食堂；在那个年代，为响应绿化工作，将研究多年的改良果蔬品种，如大型苹果、枇杷、山东肥桃、上海水蜜桃、橄榄球形包包白、莲花白形鸡窝菜等等，都无保留地赠送给云大农业试验场和公安农艺场等单位。

在花卉方面，他对种植兰花也情有独钟，多次参展，还写有《深为幽兰馨春城》一文，刊登在1983年2月11日的春城晚报上。

……

解放后的李老伯，日子过得充实而快乐，颇有成就感。他潜心种植研究的成果和心得，也都奉献给了各方需要的人们。

心底无私天地宽。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他以身体不适、年老多病为由辞去了一切杂务，告老在家做寓公，不再显山露水。无形中，也就大大地避免了卷入十年浩劫的漩涡。

改革开放多年后，他移居美国伊利诺斯州他儿子“老三哥”家中安享晚年。

1994年一个晴朗的早晨，李沛阶先生坐沙发上看报纸，吩咐“老三哥”他想吃点中国的长寿面条。老三哥到厨房张罗。李老伯忽听得仁慈的主在向他召唤，为他开启了天国之门。匆忙间没来得及打个招呼，就静悄悄地踏上了天国的台阶。

为了这一天，他虔诚地以实际行动追求了整整的100个年头，也给人们留下了他在那个年代得以安然无恙之迹。

我们的“李地主”，请走好！好人一路平安！



1993年99岁高龄的李老伯在美国“老三哥”家中“豪饮”生活照。幸福的晚年



99岁高龄的李老伯与儿子李



兆麟（老三哥）和“恩光小学”校长吴允文的女儿许光雪（我班同学）在饭店就餐（1993年）

注：

{1}《沈从文年谱(1902-1988)》，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吴世勇著》